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殊域周咨錄 第五卷 南蠻

夫南方曰蠻。離題、交恥有不火食者矣。黃帝馭極，乘白鹿以獻鬯。周成正統，貢白雉而重譯。其通道中國，厥惟舊哉。自是而降，箕踞如趙佗，而陸賈能使其蹙起。悻慢如黎桓，而李若拙能令其避席。漢、宋二史，翹然南服之斗山也。於惟昭代，垂衣裳而向離，舞乾羽以格苗，文教所暨，赤海澄波。內則天子開明堂以受其朝，外則行人秉玉節以宣其命。天威咫尺，口山呼而首角崩者，惟恐或後也。用揭爻微，以示《四牡》。指南，其正南則曰安南；曰占城；曰真臘；曰滿刺加；曰暹羅；曰爪哇。西南則曰渤泥；曰鎖裡；古裡；門蘇門答刺；曰錫蘭山；曰三佛齊；而雲南百夷、佛郎機附焉。揆厥星輪，風土不習，瘴雨嵐煙，蛇蜚獸毒，所當為國珍攝者，固自有在也。若夫橐中之賜，裝直千金，史遷誇之，以為使者之榮，則豈我所敢聞哉！志南蠻。 ◎安南

安南，古交趾也。宋、元以來俱國，今為都統司。秦時為象郡。後屬南越王趙佗。漢武帝平南越，置交、九真、日南三郡，又置交、刺、刺史。建武中，任延、錫光為交、九真守。教民耕種，制為冠履，漸立學校，始知婚娶。女子真側反，馬援討平之，立銅柱為界。相傳在欽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：「銅柱折，交、滅。」交人過其下，必擲土石培壅之，抵思明府南。又日南郡亦植二銅柱，各有伏波廟祠援。

又王守仁《宿伏波祠下詩》曰：「樓船金鼓宿烏蠻，魚麗群舟夜上灘。月繞旌旗千嶂靜，風傳鈴折九溪寒。荒夷未必無聲服，神武由來不殺難。想見虞庭新氣象，兩階乾羽五雲端。」則其祠不止日南也。

建安中，交、郡改為交州。吳分其地置廣州，而徙交州治龍編（時有龍見，故以名縣）。唐初改安南都護府，屬嶺南道。安南之名始此。後改靜海軍，分屬領南西道。唐亡，土豪曲承美據其地。劉隱自廣州取之。尋為愛州將楊延藝所據，傳於紹洪。其將吳昌岌復奪之，傳其弟昌文。宋乾德初，昌文死。其族吳處、等爭立，管內大亂。有丁部領者平之，自稱大勝王。私署其子、為節度使，聞南漢平，上表內附。開寶八年，詔封丁部領交、郡王，、為節度使。安南土地自此視為蕃夷矣。後部領與、俱死，、弟、立，尚幼。大校黎桓篡之，黎氏有交、自此始（丁氏傳世共十一手）。宋遣兵討桓，桓詐降。宋兵不利召還，桓上表謝罪入貢。以桓為安南都護，充靜海軍節度使，尋亦封交、郡王。桓死，其子為大校李公蘊所篡（黎氏傳世共二十年）。宋授節度使，封南平郡王。公蘊死，其孫日尊尊國號於境，傳子乾德，入寇嶺南，連陷欽、廉二州。未遣郭達問罪，敗其兵於富良江，殺其子洪真。乾德懼，奉表詣軍門納款，乞修職貢，還所奪州縣，詔即賜以廣源州。

乾德初，約還欽、廉、邕三州，官吏千人。久之，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。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，曰天於兵；二十以上曰投南朝。婦人刺左手，曰官客，以舟載之，而泥其牖中，設燈燭，日行一二十里則止，而偽作更鼓以報。凡數月乃至，蓋欲示海道之遠也。然廣源舊隸邕管，本非交、所有。吾民遭其荼毒，反益地與之。

至孫天祚，淳熙元年進封為安南國王。安南之為國自此始矣。再傳而至吳、日山。死，無嗣。其女昭盛主國事（李氏八世共二百二十年）。既而以國授其夫陳日、。宋復封為安南國王。蒙古遣兵破其國，日、表宋乞世襲。宋以日、為太王，命其子威晃紹封。威晃一名光、，始立，詭名以欺中國矣。光、上表奉貢，蒙古王忽必烈亦授其封。宋亡，光、次年死。子曰、立。是時蒙古建國號為元，全得天下，而遣使召之，不行；明年再召，以疾辭。止遣叔遺愛代覲。世祖怒，封遺愛為王，以兵千人送之就國。安南弗納，遺愛懼，夜逃去。日、僭稱大越皇帝。襲其父名威晃（父子同名，猶林邑、陽邁也），傳立於其子曰、。自稱太上王（按李陳相承，皆僭大號。光、改元紹隆，日、改紹寶）。日、死。子曰、尊遣使人貢，願為藩臣。其後三世入貢，止稱世子不稱王，亦不請封。傳至日、奎。

本朝洪武元年，遣尚賓館副使劉迪簡齎詔往諭，沒於南寧。上聞之，尋復遣漢陽知府易濟往諭。詔曰：「昔帝王之治天下，凡日月所照，無有遠邇，一視同仁。故中國尊安，四方得所，非有意於臣服之也。自元政失綱，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，四方遐邇，信好不通。朕肇業江左，掃群雄，定華夏，臣民推戴，已主中國，建國號曰大明，改元洪武。頓者克平元都，疆宇大同，已承正統，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，以享太平之福。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，遐遠未聞。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」二年日、奎遣少中大夫周時敏、正大夫段悌、黎安世、阮法等四人來貢方物，賀即位，且請封爵。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、典簿牛諒往封之。賜駝紐塗金銀印。以寧、諒未至境，而日、奎已於五月先卒。從子曰、奎當嗣。國人白請誥印賜先王者授之。以寧不從，曰：「此吉禮，非凶事也。今爾國有喪，況來文伊先君之名，非世於之名，降印非禮也。爾國當遣使往奏，庶依大禮。」於是國人從之。日、奎乃復遣陪臣杜舜欽請封。上自制文。遣翰林編修王廉充弔祭使，吏部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。命取前使張以寧、牛諒所護印及賜物畀之。廉既行，詔復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討交、，鎮服蠻夷，其功甚大，命廉祭之。

按志載，馬援既平交、，謂官屬曰：「吾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，歎曰：『土生一世，但取衣食才足。為郡縣吏，守墳墓，使鄉里稱為善人足矣。至求贏餘，自苦耳。』吾在浪泊、西裡間，賦未滅時，下潦上霧，毒氣薰蒸，仰視飛鷲，乃乃墮水中。念少游語，何可得也！」夫援之勞苦王事如此，後且不免惹（似）明珠之謗。大丈夫立功外域，豈易易哉！我聖祖念及追祭。不惟表其助於一方，亦可白其心於千載。其崇前勸後之意亦獨至哉！侍郎劉梅國有《過伏波廟詩》曰：「勛業垂南粵，長懷馬伏波。風雲疑戰陣，魚鳥畏兵戈。廟倚高灘險，詩題古壁多。重來三十載，還聽釣翁歌。」此詩意蓋謂裹革之壯不若持竿之悠也。然人各有志，亦不可一律論雲。

二使至其國。日、奎率陪臣郊迎，彩輿入，設日、奎靈位。廉面宣御文。日、奎率陪臣再拜，俯伏以聽。翼日，唐臣等捧詔印賜之。日、奎率陪臣北面跪受。頓首稽首，成禮而退。初，交人惟以長揖為敬，至是，始行拜禮。王上表謝。上覽大喜，賜以寧詩，並序曰：「朕聞歷代賢君必有賢臣。能事其主者，居則規諫有方，出則能示威德，以撫四夷。漢之陸賈奉詔於南越，馬援持書於寶融是也。朕居江左十有六年思慕此等之臣，終未得至，怏怏於心。自即位之初，特遣翰林官知制誥事張以寧、典簿牛諒使安南，初未知其懷抱何如。去後，今年實封來奏，朕再三覽之，喜不自勝。朕思安南僻在外夷，瘴煙甚重，古人以為要荒，聖人不居之地，賢者不游之處，恐瘴煙乖其體故耳。今我臣以寧抱忠真之氣，奮古能使之風，執之以大義，守之以法度。使安南覆命而後降印，又速能化夷行中國之禮，可謂智哉！綴詩以勉之。句雖不聯，朕本非儒；文之不深，專述其事耳。」詩曰：

「聞說西南瘴似煙，林叢草木有蛇、玄。承差不避銜君命，自是前賢忠義傳（送以寧初使）。

嶺南南又海南邊，惟有安南奉我天。使者往還多議說，瘴雲埋樹若堆煙。人民跣足為鄉禮，斷髮衣袍似野禪。話到異方人異處，老臣何日得來前（得以寧實封）。

我臣奉命之丹徼，驛路迢遙渡幾河。野宿聽猿啼夜月，朝看狸走疾岩阿。風塵未紀何回日，取性觀山景態多。晴朗好瞻紅日勝，且陰驅逐片雲過。

離馬乘舟涉大洋，風號帆掛幾尋檣。巨龜聞詔衝前浪，淵底雄蛟翊駕航。舵轉水鳴聲霹靂，蚌開珠擁海雲光。我臣勁節還方靜，好把丹衷奉上蒼（念以寧涉江海）。

卿初奉命便前奔，道路崎嶇實慘魂。千尋樹杪猿飛走，萬壑風生瘴氣昏。日暮烏啼人不到，月沉象吼夜還溫。何時化作中原地，風俗流行禮樂敦。

使者登山日進程，崎嶇石徑動人情。烏啼深樹聲投耳，獸出幽陰未識名。太古以來樵不到，至今人往獸無驚。蜂頭一點無科木，駐馬觀來四海平（念以寧入重山）。

卿因國事往期年，應是朝同世子賢。語善久知人道是，話非雖壯遠無邊。也知周廟三緘口，猶恐臨時不自然。彼處受封王即

位，但將詩慶便迴旋（慎言）。

海賓邦國寶多珠，勿為區區化作迂。此去爾家豐俸祿，好將方寸向前圖。功名千載誠難得，一失應須目下。記得黃金乘夜送，四知不納卻非誣（戒財）。

華林江狹水湍流，為問民人是幾秋。水色紅黃民性獷，山生巨獸象為頭。我臣至彼還修養，豈被南方瘴氣愁。彼國有人依禮待，卿當歸告甚崇優（保身）。

安南世子性惟賢，志氣將來必備全。初附能尊中國禮，訃音來報朕心憐。以寧休作殊邦看，萬里神交是宿緣。更把聖書深道與，直教素服衣三年（諭令世子守服）。

以寧留安南俟命。逾年，同唐臣、廉、諒俱歸。道卒，詔有司還其柩，所過郡邑祭之。

按《詩》之《四牡》、《皇華》，皆為使臣而作者也。《四牡》曰「我心傷悲」，曰「不遑啟處」者，述其行役之苦，慰之以情也。《皇華》曰「每懷靡」，及曰「周爰諮詢及」，者，勉其恪職之常，規之以正也。慰之以情則作愛，規之以正則作敬。古之使臣所以必不辱命者，良有感耳。我聖祖賜以寧詩，如《涉江》諸篇，非《四牡》慰勞之仁乎！如《慎言》諸篇，非《皇華》規教之義乎！且序復謙謂「朕本非儒，文之不深」，而皇言渾涵，聲出為律。謁乎如父子相恤，侃乎如師友相勵。使臣有不勃興其愛敬之心而完壁以歸者，必非人也！且以寧為元名進士，以文學擅於時（人呼為小張學士）清潔自守，所居蕭然。其奉使也，祇被而往。臨終有詩云：「覆身惟有黔婁被，垂囊都無陸賈金。」則其不辱可知。此又非我使臣矜式也哉。

日■堅嗣立，恪修職貢。上遣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往報之。

伯宗名■，金溪人，以字行。十歲，通舉子業。先達見其文，歎曰：「此兒玉光劍氣，終不可掩。」洪武庚戌，鄉試解元。辛亥，及廷對，中狀元。有《使交集》。

日■堅復為其伯父叔明所篡。叔明遣使人貢，禮部主事曾魯覽副表曰：「前王為陳日■堅，今乃名叔明，何也？」函白尚書詰之。使者以實對。蓋叔明奪位懼罪，乃托修貢以覘我耳。事聞。詔卻貢，不受。上問丞相曰：「曾魯今禮部何官？」對曰：「主事。」即日召拜侍郎。

魯字得之，江西新淦人。博通五經，早有時譽。今至驟顯。後甘露降鍾山，近臣撰賦以進。上命取諸賦令侍臣讀之。至魯賦，獨曰：「此魯作耶？豈新進可驟至哉！」尋乞骨歸。卒於南昌。

叔明上表謝罪，請封。不與，詔以前王印視事。尋表稱年老，以弟日■代。許之。日■立，請其國貢期。詔三年一貢，王立則世見。

十一年，叔明告日■卒。弟日■煒代。時安南久與占城構兵，詔叔明與占城平。叔明屢遣使貢方物，詔戒諭之。

二十一年，國相黎季■幽日■煒於城外，尋弑之。立叔明子日■，大柄皆出季■。

二十九年，叔明死，告哀。上以叔明懷奸挾詐，篡弑取國，若遣使弔慰，是獎亂佑賊，非中國撫外夷之道也。命禮部移文，使彼知之。

三十年，安南侵據思明府地百餘里。思明守訴於朝。遣行人陳誠、呂讓往諭日■，還其地。日■言：「此地安南故土。今復守之，非有所侵。」讓以譯者言不達意，復自為書與日■曰：「邇者思明府土官黃廣成奏言安南侵據壤地。朝廷稽典冊考圖記，遣使告諭，俾還所侵。自誠等到王國宣佈上意，開陳事理，而執事所執益固，未肯聽從。今以前代載籍所記疆場利害，為執事陳之：按志，安南古交州地。東漢時女子徵側作亂，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。遂立銅柱紀功，亦所以限內外也。在唐則為五嶺管之，以都統護。宋時李乾德寇邊。郭達將兵討之，擒偽太子洪直。乾德懼而割廣涼門、思浪、蘇茂、桃榔之地以降。則當此時此地尚為中國所有。況銅柱以北丘溫等地乎？元世祖時，爾祖光柄入款稱臣。及日■嗣立，失臣子之節於世祖，時興問罪之師。日■蒙荊棘伏草莽，生民殆盡，城郭幾墟。日■嗣立，祈哀請罪。世祖遣使降詔，諭令入朝。當時詔書有還地之語，而日■雲，向者天使辱臨小國，迎送於祿州。小國懼有侵伐之罪，往往辭之丘溫而已。觀此，則丘溫以北之地其屬思明已明矣。今安南乃越淵晚，逾如■、慶遠而盡有之。抑乘元末之亂僥倖而得之乎？行人下車之日，王之君臣皆曰此地舊屬安南。未審何所據而然也。苟如執事所言，則志書記日■之言無乃但為浮說耶？抑王懼有侵利之罪，固執無稽之言以自飭也！我皇上天錫勇智，表正萬邦，怙終者雖小過不赦，改過者雖重罪亦釋。傳曰，過而能改，則復於無過；過而不改，是謂過也。改過致祥，往歲龍州趙宗壽之事是也；吝過致殃，近歲南丹奉議諸蠻酋是也。是皆明效太驗所共聞者。王能避禍迎祥，歸其侵地。豈惟祖宗之安，亦一國生民之幸也。釋此不圖，爭而不讓，是為怙終自禍矣。惟執事圖之！」日■抗辨猶昔。

讓字克遜，山東平度州人。洪武間舉進士，為行人。後遷監察御史，終陝西僉事。

後日■餽黃金及檀香、沉香等物。讓卻之。日■曰：「驕者，禮也。自陸賈時有之，不必多辭。」讓曰：「慰佗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，是召禍者也。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，是冒利者也。王顧以尉佗自處而以陸賈處人。何其陋哉！」日■愧服。誠、讓以其事歸奏。時廷臣請出兵討之，上曰：「蠻夷相爭，自古有之。彼恃頑愚，終必取禍。姑待之而已。」革除。建文元年，季■弑日■。立其子■。未幾，復弑■。立其幼子{安火}。尋又弑{安火}。大殺陳氏宗室，奪其國。季■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，更姓名曰胡一元。子蒼曰胡蒼。季■僭號於境，稱太上皇。■稱大虞皇帝（改元元聖）。

永樂元年，蒼奉表貢即位。具奏稱己陳氏之甥，為眾所推，推權理國事，乞賜封爵。遣行人楊渤往廉之。蒼遣使隨渤入朝，進其國臣民。奏章謂蒼實陳氏甥，遂得封為安南國王（蒼僭號如故，改元紹成）。二年，陳氏舊陪臣裴伯耆潛至京師，奏季■父子弑主篡位，乞復立陳氏子孫。會老邁宣慰司亦送陳日■孫天平赴闕，上憐而納之。賜以居第。月給廩餼。適安南賀正且使至。上命禮部出天平示之。使者識其故王孫也，皆錯愕下拜，有感泣者。伯耆在列，責使者以大義，皆惶恐不能對。上遂遣敕責蒼。蒼上表謝罪。上命行人王樞諭蒼，令其迎還天平，奉以為君。當別封爾大郡上公爵。蒼奏如命。

金幼孜《文集》有《贈王行人使安南詩》曰：「承恩曉出九重天，王事驅馳念獨賢。奉詔尉佗煩陸賈，尋源西域得張騫。車書自昔通南紀，聲教於今遍八埏。聖主綏懷恩似海，慙慙德意在敷宣。」

四年，命行人聶聰送天平歸國。上敕廣西總兵韓觀選兵五千，委其副都督僉事黃中將之，以防變。時大理寺卿薛■謫廣西，中舉以輔行。既入安南境，至丘溫。季■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，及牛酒犒師。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，皆拜舞踴躍。中遣騎前覘之，往來皆無所見。而迎者壺漿相屬於路。中以為實，然遂徑進，度隘留、雞陵二關。將至芹站，山路險峻，林木叢密。軍行不得成列，且遇兩潦。忽伏發，大呼劫天平。遠近相應，鼓噪動山谷，寇且十餘萬眾。中等亟整兵擊之，寇已斬絕橋道，不得前。天平與攜皆死。中等不得已，引兵還。事聞，上大怒。謂成國公朱能等曰：「蕞爾小丑，罪惡滔天。猶敢潛伏奸謀，肆毒如此。朕推誠容納，乃為所欺。此而不誅，兵則奚用？」能等皆曰：「逆賊罪大，天地不容。臣等請仗天威，一舉殄滅之。」上遂決意興師。明日，上視朝罷，御右順門。召成國公朱能、新城侯張輔謂之曰：「安南黎賊罪大惡極，天地所不容。今命汝等將兵討之。爾等由廣西入，西平侯由雲南入。度用師幾何？」能等對曰：「臣聞仁不可為眾也。仁義之師天下無敵。臣等奉揚天威，當一鼓掃滅。師之多寡，惟上所命。」上壯之，乃大發兵徵討安南。命成國公朱能佩徵夷將軍印，充總兵，鎮守雲南。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；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；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；寧陽伯陳旭為右參將。命兵部尚書劉■易參贊軍事；刑部尚書黃福、大理寺卿陳治督軍餉。置神機、游擊、橫海、鷹揚、驍騎等五將軍，選都督、都指揮等官充之。共二十五將軍，督兵分道進發。命沐晟率四川、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；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。令彼此犄角，聲勢相聞。

時有言黃福，建文舊臣，不宜復任。上曰：「君臣相與在推誠，不可蓄疑。唐太宗時，王圭、魏徵、尉遲敬德亦仇敵也。上能推誠，則人樂盡力，勿復有言。」後黃福果能樹遺愛於交■。則亦有以感之也。

上幸龍江。■祭誓眾曰：「黎賊父子必獲無赦。裔從必釋。毋養亂，毋玩寇。毋毀廬墓，毋害稼穡，毋姿取貨財，毋掠人妻女，毋殺降。有一於此，雖功不有。毋冒險肆行，毋貪利輕進。罪人既得，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，撫治一方。班師告廟，揚功名於無窮。其往勉之。」

按觀誓眾之詞，俱平定安集之略。與古帝王神武不殺，真有光哉！

上遣使祭岳鎮海濱之神。俾黃中立功贖罪（時賊得志，改元開大）。師至龍州。又遣行人朱勸往諭季■父子，許其以金鑄身，納款贖罪，不從。朱能有疾，留龍州。張輔等率師發憑祥，度坡壘關，入安南境。前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。賊皆敗走。輔傳檄數賊大罪二十，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。遂近度芹站，至昌江市橋。造浮橋，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。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，遣人來會。時賊偽僑東、西都及宣江、洮江、沱江、富良江以為固。於江北岸緣江樹柵，凡邊隘增築土城，城柵相連互九百餘里。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萬守之。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柵，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柵內。諸江海口俱下柵木以防攻擊。賊之東都守備亦嚴，時列象陣於城柵內，欲守險以老我師。輔等遂自三帶州駐市江口，造船圖進取。徵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，年三十七。先是，師逾庾嶺。上謂侍臣曰：「朕夜察天象。西師有憂。朱能其不免乎！能足辨斯事，第慮氣候非所習耳！」訃聞，上震悼，輟視朝五日。柩還，上親為文祭之，極其悲愴。追封東平郡王，諡武烈。能狀貌魁偉，身長八尺，驍捷有膽力。每遇勁敵，大呼馳門，以一當百，敵皆辟易。出謀制勝，靡有遺策。為將善撫仁卒。歿之日，將校皆為流涕雲。

朱能既卒，即命張輔佩徵夷將軍印，充總兵官，督兵進討安南。敕曰：「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、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，而開平王卒於柳河川。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，終建大業。爾等宜取法前人，殄除逆賊。」仍調兩廣、江、浙、荊、閩兵八萬從徵。十二月，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，賊西都亦潰。先是驍騎將軍都督僉事朱榮敗賊眾於嘉林江；沐晟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。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，與晟合勢。賊新築土城高峻，城下設重濠，濠內密置竹刺，濠外坎池以陷人馬，城上守具嚴備，賊勢如蟻。時官軍攻具亦完。輔乃下令軍中曰：「賊所恃者此城，大丈夫報國功名在此舉。先登者不次升賞。」於是將士皆躍躍用命。議遣兵夜襲其城，以燃火吹銅角為號。是夜四鼓，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，至西城下，以雲梯附城。都指揮蔡楊等皆登。以刀亂斫，賊眾驚呼。城上火炬齊明，銅角競響；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登。賊倉皇失措，矢石不得發，皆走散。我軍遂入城。賊將又於城內列陣接戰，驅象當前。輔督游擊將軍宋廣等以畫獅蒙馬，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。象皆股票，又為銃箭所傷，皆退走，奔突賊眾。官軍長驅而進，殺賊帥梁民獻、蔡伯樂等。追至傘圓山。賊死者不可勝計。於是循富良江南下，破其東都。賊棄城遁。乃駐軍城東南，招輯撫納，日以萬計，皆給榜使復業。右參將李彬、陳旭擊西都城。賊棄倉庫，焚宮室，逃入海。於是三江路、宣江、洮江等州縣次第來降。擢憑祥知縣李升於慶清，仍故父職，以伺察賊情。

五年，輔合兵自北江濟軍，襲籌江柵，破之。又攻萬劫江普賴山，斬賊首三萬七千三百餘級，獲賊將殺之。餘黨潰散，盡得其船。仍使降人陳封招撫諒江、東潮等處人民安業。於是郡邑聞風相繼降附。得摺報季■及其子澄等聚舟於黃江，遂水陸指進。至木九江，賊舟膠淺，遂大敗，殺賊將阮仁子等。斬首萬餘級，生擒賊將百餘人，皆斬之。輔等追賊至富良江。賊悉眾拒戰，每舟聯互十餘里，橫截江中。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。輔乘柵未備，躬督將士力戰。賊不能支。都督柳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，賊大敗。殺其將卒數萬人，江水為赤。乘風長驅至黃江，直抵閩海口，獲賊舟無算。黎季■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。偽吏部尚書范覽、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。輔求陳氏子孫未得。會有南策州人莫邃等同北江等府縣耆老千二百人詣軍門言：「陳氏子孫被黎賊殺盡，無可繼承。安南本中國故地，願復郡縣，設官分理，以沐聖化。」即日遣人馳奏，謂：「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。郡邑既平之後，宜有所統。陳氏已絕，無可訪求。必合開設都布按三司以總率郡縣，撫輯兵民。」奏上，群臣亦以為請，上曰：「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。」五月，徵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斧及其子蒼、澄等，安南平。

先是張輔等督兵迫賊至。海門，涇淺，久晴水涸，賊舟遁去。官軍至大雨，水漲數尺。舟師濟。眾大喜曰：「天贊王師滅賊也。」及輔率步騎至茶龍，舟師亦至。前哨都督柳升敗賊，獲船三百艘。餘賊遁。輔等乘勝迫之，至日南州奇羅海口。升前哨復與賊遇，賊困敗，黨與皆散走。生擒季■及其子澄於海口山中。安南土人武如卿等復於永盎海口高望山獲偽大虞國王黎蒼、偽太子黎芮，並賊將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。餘眾悉降。交南平，得府十五，州四十一，縣二百零八，戶三百一十二萬。

安南平，捷奏。群臣稱賀。上曰：「此誠天地宗社之靈，將士用命所致。朕何有焉！」群臣復請開設三司郡縣，詔天下以安南平。立交■都布按三司及軍民衙門，設官分理境內。高年碩德，有司即加禮待。窮民無依者，立養濟院以存恤之。有懷才抱德可用之士，有司以禮敦遣至京，量才於土敘用。仍降敕褒諭輔等，休息土馬，俟天氣清肅即班師。復敕輔等曰：「得所奏，陳氏實已絕嗣。郡縣不可無統，請設三司撫治軍民。今皆如所請，立交■都指揮使司，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，黃中為副。再選能幹都指揮二人副之。布政司、按察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。以前工部侍郎張顯宗、福建布政司左參政王平為左右布政使。前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劉本、右參政劉昱為左右參政。前江西按察司周觀政、安南歸附人伯耆為左右參議。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、按察副使楊直為按察副使。前太原知府劉有年為按察僉事。別選辦事官發去，可於府州縣等衙門官內任用，仍具名來聞。不足者別令吏部銓注，今遣印信付爾給授之。改大理寺卿陳洽為吏部左侍郎，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之。令其與新城侯張輔、西平侯沐晟、兵部尚書劉■易量才給與勘合授職。

開設十五府：交州府領州五縣二十三，北江府領州三縣七；諒江府領州三縣十五；三江府領州三縣七；建平府領州一縣九；新安府領州三縣二十一；建昌府領州一縣九；化府領縣四；清化府領州三縣十九；鎮蠻府領縣四；諒三府領州七縣十六；新府領州二縣九；義安府領州二縣十二；順化府領州二縣十；太原府領縣十一。以演州、宣化州、嘉興州、歸化州、廣威州直隸布政司。後又設昇華府，領州四縣十一。其餘衛所大率與府州縣兼設。輔等遣都督柳升齎露布獻俘至京。上御奉天門受之。文武群臣皆侍，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畢。季■及子蒼、偽將胡杜等悉付獄誅之，而赦其子孫。惟蒼弟澄進神槍法，詔官之。

張輔《平南露布》曰：「伏以天討有罪，率興弔伐之師；武功告成，爰舉獻俘之禮。渠魁盡獲，海嶠肅清。蓋除惡必鋤其本根，而絕患寧存乎萌孽。安南逆賊黎季■更姓名胡一元，及子黎蒼更姓名胡■者，僻居炎徼，負固海隅，豺狼之殘孽，蛇虺之遺毒。戕賊國主，潛移陳氏之宗祧；荼毒生民，數犯朝廷之邊境。攻圍詔使，侵暴鄰邦；僭稱大虞，竊紀年號。酷刑威眾，人懷孛戮之憂；橫斂剝民，家被括克之害。銜冤動地，無辜吁天。聖恩嘗許其自新，狂豎怙終而不改。擠遏天朝之使，賊殺故主之孫。凶甚三苗，舜法豈容於原有。罪浮微側，漢兵必事於剪除。臣等恭奉制書，總率師旅，鷹■周■鷲，先雲氣而度斗南；貔虎熊羆，挾風威而逾嶺表。既破重關之險，飛渡長江，遂拔多邦之城，殲夷群丑。乃乘破竹之勢，分遂竄蒿之夷。東都立平，西都亟下。餘孽如蟻■豈之聚，迅掃於盤灘，困牧；賊黨猶燭火之然，撲滅於嚙江、仙侶。市廛安堵，郡邑向風，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，土人效順願同追剿者何啻萬人。乃督舟師，進逼膠水，逐鯨鯢於海口，困虎兕於柙中，暫爾偷生，須臾延命，因駐我師而設備，欲致彼賊以就誅。狂悖猶欲鳴張，丑類仍懷豕突。傳報賊眾引兵駕象以來侵，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。臣彬臣旭戒行既遠，都督柳升警報條來。賊往入於黃江，船悉來於閩海，遣偽將謝仁鑿等，又於今年三月三十日犯咸子關。臣輔遂用弩以躍馬，督陣以麾兵。調驃騎將軍吳旺等領精兵而至前，急擊登岸之勁賊；都督僉事柳升等率舟師而力戰，奮剽游水之逆徒。殲其群凶，斃其首將，瀘水盡赤，長江屍壅而血腥，殺氣騰空，終日雲昏而霧慘。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。矢鏑雨注，而莫我敢遏；銃創雷鈞，而所向無前。大肆剪屠，餘黨潰散，乘勝追襲。由嚙江至於黃江，賊黨奔逃，獲海艦及其戰艦。遂振旅於膠水，復陳師於交州，誓殄賊以寧邊，當奮身而勵眾。四月二十九日，舟師至典史門，晴久水涸，賊眾捐舟而先遁，我軍欲進而莫前。俄然雲作沛然雨下，水漲數尺，信川祗之效靈，船過千艘，豈人力之能致。不待渡河而冰合，奚勞拜井而泉流。有開必先，慶罪人之斯得，惟動丕應，仰聖德之格天。狐疑猶豫，彼方謀三窟以庇身；雷厲風飛，我不可一日而縱賊。五月十一日，生擒賊首黎季■等。過師枕席之上，簞食來迎，救民水火之中，室家相慶。寬有迫脅，招撫流離，奉宣恩命，獲遂更生。掃魃魅於炎荒，息妖氛於瘴海。臣輔稽

諸載籍，安南本古交州。漢唐僅能羈縻，宋元猶被侵侮。僭竊跳梁，狃於故習，雖知兵而致討，終叛服而不常，覆載不容，人神共憤。今父子兄弟皆縛縛於轅門，宗族偽官咸生擒於麾下。自謂蠻煙瘴雨之僻處，歷代兵威所不能加。孰知聖德神功之齊天，六合全封而莫敢敵。勘定之速，邁三年之克鬼方，俘獲而還，陋六月之伐儼狃。雪前代之遺恨，解斯民之倒懸。將士歡呼，知天心之助順；蠻夷舞忭，信人道之惡盈。是皆聖略淵深，明見萬里之外，天威赫赫，坐收三捷之功。數百種周題舌之民，咸躋壽域；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，盡入輿圖。復隆古之封疆，布中華之禮制。臣等曾無汗血之勞，獲申敵愾之志，皆遵成算，得效微勤，平定南夷，克清大憝。獻俘而告廟社，仰答神靈；盛醢以賜蠻夷，用昭天憲。幸新萬年之治化，永樂四海之清寧，無任歡呼慶忭之至。」

輔等班師至京，上交地圖。東西一千七百里，南北二千八百里。建交布政司、按察司及都指揮使司於交州府。置府十七、州五，領各州縣衛十，千戶所二，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。於是輿圖復漢、唐職方之舊矣。以交所舉明經士人祺潤祖等十一人，為諒江等府同知。賜敕慰勉，上復親制詩賜之。

六年，論平交功，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；西平侯沐晟為黔國公。並食祿三千石，子孫世襲。豐城侯李彬、雲陽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；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，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。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，並子孫世襲。親擒黎季軍人為首者王柴、胡超升指揮使，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升指揮僉事。先是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：「升與賞孰便？」原吉對曰：「賞費於一時有限，升費於後日無窮，多升不若重賞。」上從之。於是惟升元功，餘皆班賚有差。

陳氏建曰：「夏忠靖謂賞費有限，升費無窮，此謀國名言也；惟升元功，餘皆班賚，此祖宗朝賞功良法也。正統以後則有大不然矣。王驥麓川之役，封爵升職至萬餘人。天順中，有一衛官至二千餘人者矣。成化中，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。正德中，遂逾十萬矣。使累朝賞功皆遵祖宗良法，夫豈冗濫至此！」《書》曰：「監於先王成憲，其永無愆」，有國者尚念之哉！

交蠻寇竄定等作亂。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之。定，陳氏故宮，先是已歸附。將遣赴京師，復逃回去，與化州偽官鄧悉、阮宴等聚眾謀作亂。悉等推定為主，僭號紀元。寇交州近城，黎賊餘黨多應之，其勢日盛。官軍屢出無功，奏請益兵。遂命晟發雲南、貴州、四川兵數萬，往徵。仍命兵部尚書劉攜往贊軍事。沐晟帥師與交賊簡定戰於生厥江，敗績。兵部尚書劉攜、都督僉事呂毅、交布政司參政劉昱等，皆死之。於是賊益熾，攻陷諸郡縣，進迫交州府。事聞，覆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，清遠侯王友為副，帥師二十萬往徵之。

七年八月，張輔兵至交。敗賊眾於咸子關、太平海口等處。斬首數千，溺死無算，生擒賊黨偽監門衛將軍潘岷等二百餘人，獲船四百餘艘。賊尊阮世每、鄧景異脫身逃。十一月，張輔進兵追交賊首簡定，於美良獲之。並獲其偽將相陳希葛、阮宴等，檻送京師。惟陳季擴、鄧景異逃於義安未獲。

八年正月，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。斬首四千五百餘級，溺死尤眾，生擒二千餘人。敕召輔還。輔奏留黔國公沐晟，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，而自帥師還京。

九年正月，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，會合黔國公沐晟剿捕叛寇。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，而中懷反覆。上許以為交布政使，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。季擴疑懼，不受命。放兵劫掠，勢漸滋蔓。官軍不能制。上以張輔為交人所憚，靖亂非輔不能，故仍命總師往焉。七月，張輔至交督兵。敗賊阮師檜、胡具、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，尋復敗黎芷兵於福安，斬之。

十一年十二月，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，獲陳季擴。時輔偕沐晟等進兵順州。賊阮師檜等屯愛子江，設象伏以候官軍。輔偵知之，以戒。先驅群象來衝，一矢落其象奴，再矢披其象鼻。象奔還陣，自相蹂踐。官軍乘之，賊大敗。斬賊將阮山，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，賊眾死者無算。季擴走，追擒之於老撾。餘黨悉降，交復平。

十二年，張輔檻送所獲賊首偽大越國王陳季擴及偽國公阮師檜等赴京師，誅之。

十三年，前交參議解縉死於錦衣衛獄，徙其家於邊。縉，吉水人。天性英悟奇絕，七歲能賦詩，日記數千言。年十八，舉江西鄉試第一，連登洪武十一年進士。上親選拔為庶吉士，讀中秘書。日侍左右，特被寵眷。一日寓大庖西室，諭之曰：「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，直述以聞。」縉退，即草封事幾萬言以進。極論悉陳，無所諱忌。上敕其識。時兵部侍郎沈晉忌縉才，誣其狎侮胥隸。上不聽，擢監察御史。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，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，縉揮筆立就，歷抵其奸狀。上慮縉少涵養，將為眾所傾。召其父至，諭之曰：「才之生甚難，而大器者晚成。」其以而子歸，益進其學。又諭縉曰：「朕於爾義則君臣，恩猶父子。其歸盡心於古人，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。」會太祖賓天，縉赴臨。大臣謂赴臨非詔旨，遂謫為河州衛吏。上即位，擢為翰林侍詔，命侍左右。縉英傑敢言，上喜之，遂見信用。既而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，入見。上與語，大奇之。凡視朝，特命淮與縉立於御榻左以備顧問。每夕召對至夜分，或便殿就寢；賜坐榻前，議論政事。同列不得預聞。尋復升縉為學士。後上與武臣丘福等議建儲，文臣惟金忠預，皆靖難時股肱也。武臣咸謂立高煦，謂其有厄從功，且上所最愛耳。金忠以為不可。卜猶豫未定，遂召解縉預議。縉言立嫡以長。復曰：「好聖孫」，指宣廟也。乃冊立世子（御名高熾。）為太子。高煦為漢王。及上欲徵交，縉謂自古羈縻之國，通正朔時賓貢而已。若得其地，不可以為郡縣。不聽。時上甚不喜太子，而寵漢府。縉謂不宜過寵，致起覬覦。上遂怒，謂離間骨肉。高煦怨縉。言於上曰：「易儲事藩邸舊臣無泄者，惟解縉泄之耳。」上怒，遂出縉廣西參議，尋改交。後縉入京奏事，適上北征。縉見皇太子而歸。上還京。漢王言縉瞰上遠出，私覲儲君，此無人臣禮。上怒。時檢討王你亦以罪謫交。縉偕你廣東娛嬉山水，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。上大怒曰：「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，乃欲勞民如此！」並你俱下獄。縉及王你在獄也。獄吏考治索取同謀，縉不勝楚，因書大理寺丞楊宗、宗人府經歷高得易、禮部郎中李至剛、中允李貫、贊善王汝玉、編修宋宏、檢討蔣驥、潘畿、蕭引高等，遂皆下獄。既而父、得易、汝玉、宏、引高等相繼死獄中。國史本傳稱縉文學書禮，冠絕一時。其為人曠易無城府，喜薦引士，然少慎擇。且所行多任情忽略，故及於罪。死年四十七，家徙遼東。洪熙初始令赦還。

十四年，召交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。輔經營交前後凡十年。

十五年，命豐城侯李彬佩徵夷將軍印，鎮交州。而遣中官馬騏監軍共守。騏貪黷誅求，郡縣激變，盜賊所在蠶起。

十六年，交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。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，利敗走。利初從陳季擴反，充偽金吾衛將軍。後束身歸降，以為巡檢，然中懷反側。至是僭稱平定王，以弟黎石為偽相國，莽為偽都督，聚眾劫掠。廣兵討敗之，擒斬數百人。利遁去。彬遣兵討之，不克。右參政土人莫邃戰死。

陳氏建曰：「張英國召還，而黎利孽作，交自茲机捏矣。愚謂當時交既平，仍命英國公鎮守之，方為得策。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，即仍命沐英守之。英歿，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。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為吾中國有也。何也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。非他將所能鎮壓也。今交人所畏服孰有逾於英國者乎？交南三叛，非英總師弗平。英國三召還，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。夫交人所畏惟英國，視他將固蔑如也。使英國久鎮於茲焉，餘威震乎殊俗，歷二三紀後，庶幾世變風移，而交南長為吾中國藩服，與雲南齒矣。奈何失此一機，遂使二十二州郡土民復淪異域。不得與雲南同沾聖化也，可勝惜哉！」

十八年，交右參政侯保與賊黎利戰，死之。左參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。保，真定贊皇人。由國子生知襄城縣，有善政。初設交郡縣，擇人撫治，擢交州府知府，遷參政。時黎利剽掠郡縣，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御之，賊來攻，保與戰，不勝而死。貴，湖廣武陵人。進士，為給事中。升交參政，能撫輯流民，歸附者眾。有土兵二萬餘人，皆驍勇習戰，每出陣有功。後中官馬騏等疾之，盡奪其土兵。及黎利反，眾強。貴剿捕，獨以贏卒數百遇賊。兵寡賊眾，貴力戰而死。保為政廉恕，貴有方略，其死也，人皆惜之。

巡按御史黃宗載言：「交新入版圖，勞來尤在得人。今府州縣多兩廣、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，未入國學，乞仕遠方，遂授以職。既乏大學教養之素，又非諸司歷試之才，以故牧民者不知撫字，理刑者不諳法律。若候九年黜陟，廢弛益多。宜令到任二年

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核其廉污能否，上狀黜陟。」從之。

上敕李彬：「叛寇黎利等迄今未獲，未審兵何時得息，民何時得安，宜盡心畫方略，早滅此賊。」十九年五月，彬請屯田。九月，彬言利奔老撾。我進兵討捕，老撾輒遣頭目覽者郎阻我兵勿入境雲。即發兵象大索利送軍門，久之竟不獲利。上曰：「老撾匿賊，持兩端。令彬遣頭目出關詰之。」

按別志載，黃安，南寧府人。由舉人永樂間授常州府同知，升交■宣化府知府。赴部考績，為交■長吏第一。尋升湖廣參政。黎氏復叛，安督餉至長沙而卒。觀此，則當時死事交■者，不特侯保等之陣亡而已也。噫！

是年，詔以給事中柯暹、御史何忠、鄭惟暹、羅通俱為交■知州。時暹等言事訐直。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，指斥工部尚書李慶。慶不能平，言於上，請罪之。上不許。既而慶等乃薦暹等才堪牧民，於是皆升為知州而處之遠方州。

二十二年，上親征北虜還，不豫。次榆木川，崩。（享年六十）仁宗即位，詔禁止雲南、交■採辦金銀。初，訃至京師，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。太孫瀕行，啟皇太子曰：「出外有封章白事，非印識無以防偽。」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：「渠言良是，但行急，新制則不及。」士奇對曰：「太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，可權付太孫，歸即納上。」皇太子從之。即取授太孫曰：「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。有啟事以此封識來，此不久亦當歸汝，汝就留之。」既行，皇太子謂士奇曰：「汝此說是雖出從權，亦事幾之會。昔大行臨御，儲位久未定，浮議喧騰。吾今就以付之，浮議何由興？」皇太孫至鵬鵠堡，遇梓宮。哭迎軍中，始發喪。是月初十日王子，梓宮至京師。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、刑部尚書吳中於獄。二人諫止北伐，係內官監四年。皇太子親監係所與哭。令出視事，且問以時政。原吉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，請都南京以省供億。繼請撫流民，罷西洋取寶船，止雲南交■採辦金銀數事。從之。

又先是漢王高煦受冊封。命居國雲南，以不欲遠去辭。後改命青州，亦堅意不行。常侍成祖在北京，懇辭還南京。高煦所為多不法。成祖以其長史程琮、紀善、周巽等不能匡正，皆黜交■為吏。高煦猶不悛，府中有私募者軍士三千餘人，不隸籍兵部。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，支解無罪人投之江，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僱用乘輿器物。成祖頗聞之，還南京。以問蹇義，義不敢對，固辭不知。又問楊士奇，對曰：「漢王始封國雲南，不肯行，復改青州，又堅不行，今朝廷將徙都北京，惟欲留守南京，此其心路人知之。惟陛下早善處置，使有定所。用全父子之恩，以貽永世之利。」成祖默然。後數日，成祖復得高煦私造兵器，陰養死士，招納亡命，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。成祖大怒，召至面詰之。褫其衣冠，繫之西華門內。皇太子懇為救解乃免。成祖謂侍臣曰：「若此所為，將來必不靜，今削兩護衛，處之山東樂安州。蓋去北京甚邇，如其作禍，可朝發而夕擒之。」乃皇太子監國，成祖不時有疾。兩軍距離數千里，小人陰附漢府者譏構百端。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，人不自保。會有陳千戶者，擅取民財。事覺，皇太子令謫交■立功。數日，復念其軍功，宥之。有譖於成祖曰：「初上所謫罪人，皇太子曲宥之矣。」遂逮陳千戶，殺之。以贊善樂潛、司訓周冕預聞而不諫止，並逮下獄，皆死。

洪熙元年，命兵部右侍郎戴綸出鎮交■。時進擢東宮舊僚，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左侍郎；洗馬張瑛為禮部右侍郎；戴綸為兵部右侍郎；中允徐永達為鴻臚寺卿；贊善蘭從善、王讓為翰林侍讀；惟中允林長懋出為鬱林知州。既而遣戴綸出鎮交吐。初成祖欲太孫講習武事，於學問之暇，命歲時出獵。長懋及綸每諫不聽，綸因具奏言之。初不知本成祖意，故最為太孫所不樂。而陳山、張瑛以每事順旨被寵。未幾，長懋、綸皆生怨望，下錦衣衛獄。上得綸奏，親詰之。綸抗聲辨綸激切。上怒垂之，竟死焉。長懋坐禁係者十年，正統初始赦出之。綸諸父河南知府賢、太僕卿希文，合族百餘口，皆被逮籍沒。而希文幼子被宣賜名懷恩。成化中為司禮太監，召掌交■布按二司事。

工部尚書黃福還。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■，兼掌布按二司事。福治交■，視民如子。徇其所好，祛其所惡，勞輯訓飭，躬勤不倦。每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。新造之邦，政令條畫，無巨細咸盡心焉，於是交人皆愛戴之如父。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，咸加溫恤，疾病躬造視之。拔其賢者與之共事，及以教道其民。中官馬騏怙恩肆虐，福數裁抑之。麒誣奏福有異志。文皇深照其妄曰：「此君子不容於小人。」寢其奏。福居交■十八年，上念其久勞於外，召還。交人扶老攜幼送之，皆號泣不忍別。

陳氏建曰：「是時交■所恃者二人：張輔善用兵，威震殊俗，交土所恃以靖。黃福善撫字，惠流遐裔，交人所恃以安。今既不以張輔鎮守，復召黃福還朝，愈失之矣。交土自茲益<危臬><危兀>矣，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！宜乎霍文敏以交南之復失歸咎於三楊諸人也。」

中官馬騏傳上旨，諭翰林院撰敕，命騏復往交■。間辦金銀珠香。時騏被詔召還未久，本院官覆奏，上正色曰：「朕安有此言！卿不聞渠前在交■荼毒軍民乎？交■自此人歸，如解倒懸。又可遣耶？此人近在內間多方請求，朕悉不答。卿等宜識朕意。」遂止。

陳氏建曰：「馬騏傳旨，使非本院覆奏，則為失不細矣，是時仁廟剛明，總攬乾剛。而馬騏猶萌恣睢之念，況其他乎！由此觀之，中官之惡，抑之猶恐其肆，況從而寵之縱之耶！宜乎正統而後，振、直、廣、瑾輩之為惡，無有紀極也。愚謂中官傳旨，並宜執例覆奏，庶杜奸萌。」

宣德元年，交■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。兵部尚書陳洽死之。先是仁宗遣中官山壽賚敕報黎利之罪，命為清化府知府。利不從，聚眾寇掠，勢益張。通帥諸衛官軍往討。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，以覘賊勢。通欲渡河，而陳洽反覆論以利害，且陳方略。通弗聽。翌日五鼓，麾兵以渡。洽不能止。次寧橋，與賊遇，自己至未，力戰，互有勝負。洽奮馬突入賊陳，欲擒其首惡，身披創甚。通懼師卻。洽遂遇害。事聞，贈少保，諡節愍。官其子樞為給事中。

交■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所執，死之。忠，邢州人。永樂中進士，授御史。以言事出為知州。至是，黎賊侵圍鎮城，藩鎮以忠有膽略，使懷素潛請王師。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，被賊伏兵所執。諸賊酋喜曰：「何知州聞名久矣。」共舉酒酌忠曰：「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！」忠大怒，唾地罵曰：「臊狗奴！吾天朝臣，豈食汝犬彘之食！」奪杯擲中虜面，流血盈頤。遂遇害。事聞，上深悼惜之。敕旌其門，賜諡曰忠節。

忠臨難，從容賦詩曰：「萬里孤城久困時，腹中懷奏請王師。紅塵迷路風霜苦，白日懸心天地知。死向南荒應有日，生還北闕定無期。英魂不逐西風散，願助天戈殄叛夷。」

命安遠侯柳升帥師赴交■徵黎利，以兵部尚書李慶恭贊軍務。陳洽既敗死，黎利勢益猖獗，遂圍交州。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。詔命升等將七萬人以往，且敕慶舉六鄉之屬有才略者以自助。慶奏郎中史安、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。黎利進逼交州城，王通御之，連戰斬賊將黎彘、黎善。賊眾奔潰。諸將請乘勢過江擊之，賊必成擒。通不從。猶豫三日不出兵。賊覘知通怯，復集餘眾四出，進逼交州，圍城。通斂兵閉門不出，利致書於通請和，求進貢方物謝罪。通遣人伴賊使入京。

柳升師至隘留關，利復具書詣軍門，請罷兵息民。且言求得陳氏之後曰■者，實安南王■頁三世嫡孫（按安南陳氏無名■頁者），竄身老撾二十年矣。乞循太宗皇帝繼絕之初意，賜立陳氏後王其國，則一方幸甚。升等受書，不啟封，遣人奏聞。時賊柵隘關南拒守。升連破之，直抵鎖夷關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升有矜色。升雖勇不好謀，時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參贊軍事，兵部尚書李慶皆病。幕府官吏安、陳鏞言於李慶曰：「總戎之志驕矣，公宜力言之。且夷情譎詐，不可以屢敗忽之。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！況敕書數次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，不宜輕率待之。公宜速入言之。時慶扶病，強起與升力言。升唯唯而已，中實無戒慎意。明日前進以百騎獨先之，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。升前度橋。既度，橋遽壞。陷泥淖中，後隊阻不得進。賊伏兵四起，升中鏢死。右參將都督崔聚斂兵入營。是日梁銘卒；明日李慶亦卒。又明日聚率兵進至昌江。賊大驅象而前，軍亂驟被擒。賊大呼降者不殺，官軍或死或奔降者。安、鏞皆曰：「吾輩見危授命耳！」是日亦皆遇害。賊百計強聚降，終不屈，遂殺之（聚宿將也）。

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■。先是馬騏既激變交■，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印，累奏乞還福舊任，以交人思福之深也。上從之。命福

與柳升偕行。我師既失利，福為賊所得，皆下馬羅拜曰：「我父母也。公向不北歸，我曹不至此！」言已皆泣。福斥之，諭以順逆之理。賊終不忍加害。其酋長輓以餉，乘以肩輿，贈以白金，送之出境。至龍州，福悉以所贈歸之官。

黎利寇陷諒江府，知府劉子輔死之。子輔，江西廬陵人。初初為廣東按察使，坐累，左遷知諒江府。為人樸，不事表暴，撫綏其民如子，民咸愛戴之。時寇勢熾甚，他郡縣多已陷。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。寇增眾攻城。食且盡，而人心益固。既而又逾月，寇攻益力，遂破城。城中兵民皆盡力鬥以死，無一人降者。子輔知事不支，曰：「吾奉命守郡，郡亡與亡，義不可賊手。」遂自經死。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。上聞，贈子輔參政，賜祭服其家。

陳氏建曰：「是時交二十餘州郡，文武官吏死於黎利之難者何啻數百千計。如何忠、劉子輔諸人名氏節僅僅見之，餘多湮沒無聞焉。惜哉！」

柳升等既敗死，通大懼。乃集將士議。以城不可守，戰不可勝，不若全師北歸。眾皆從之。通乃大集文武將士，出下哨河，立壇與黎利為盟結約。通大宴利，贈以金織文綺表裡。利亦奉重寶為賂。通不請命，托以便宜，率布政使弋謙以下班師還朝。先是沐晟受命佩徵南將軍印。由雲南與升同討賊師，至水尾縣，賊水陸拒守。晟督兵造舟，屯於高砦，分道而進。時朝廷已得利前與柳升書，利所進表亦至京師。宣宗皇帝召大臣議之，英國公張輔曰：「將士勞苦數年，然後得之。此表出黎利之譎，當益發兵誅此賊耳。」蹇義夏原吉亦曰：「舉地與利無名，徒示弱於天下。」問楊士奇、楊榮，榮曰：「永樂至今，勞者未息，困者未蘇。不若從其請，可轉禍為福也。發兵之說必不可從。」士奇曰：「太宗初心求立陳後。求之而不得，乃郡縣其地。今行祖宗之初心，以保祖宗之赤子。此正盛德事，何謂無名！且漢棄珠崖，前史為榮。何謂示弱！願陛下今日明決。」上曰：「皇考追憾此事，吾聞之屢矣。」明日出皓表。諭群臣曰：「論者不達止戈之意，必謂從之不武。但得民安，人言何恤哉！」遂命禮部侍郎羅汝敬為正使，右通政黃驥、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，賚詔往諭陳氏嫡孫，俟官屬者老核實來聞，即遣使冊封。命沐晟罷兵還鎮。總兵官以下各散，新置大小衙門各罷。先是，交新民不願從賊，至有合城拒守而死，無一人降者。有挈家浮海來居中國者，有竄名戎伍隨至中國者。

王通至京師，文武群臣劾奏通及弋謙、馬騏等違命擅與賊和，棄地班師之罪。命法司等官會鞠。悉下錦衣獄，藉其家，免死除名。

按交之復陷為夷也，如唐河北再失。乃由於宰相失謀所致，而豈黎利之善用兵乎！使當時留張英公鎮守其地，不使馬騏監軍，雖反側無患；不召黃如錫還朝，遣張英公討黎利，賊旦夕可平者。二楊皆幃幄重臣，曾無一言以告，使事機再失。乃徒勸朝廷棄地與賊，不及蹇、夏之見遠矣。迨夫正統麓川之役，豈若討黎利而平交之為善，乃不聞阻其出兵何也？又馬騏所犯，當依激變之律。其罪浮於王通，在洪熙中還朝時不正法伏誅以謝交人，漏網可恨。後詐傳上旨，往彩交金銀則其誣上行私，雖振、直、劉瑾何加焉！使非遇仁廟之剛明，未必不再遂其奸也。噫！

陳氏建曰：「交棄守之議，二楊以息兵養民為說，意固美矣。然是時交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，官吏將士何啻數萬。交一棄，數萬人皆為南荒之鬼，不亦悲乎！吾邑羅公亨信以給事中註誤，謫使交九載。洪熙初用洗馬張瑛薦始得召還為御史。既還而變作。後亨信曆官都御史，有功於邊，為時名臣。使非張瑛之薦，難乎免矣！」

按別志載，永樂中，有幼孫歐戲祖母者，論當死。刑部主事李厚鞠之曰：「童稚無知，豈有惡意。坐之重辟枉矣。」疏請寬其罪。不聽。繼之以泣，太宗親訊之。以物試童，東西頗如意旨。上怒曰：「童能識左右，何謂無知？」遂謫厚安南椽。厚在安南者凡三年。上忽感悟，召為吏部主事。行五日而安南叛亂，華人之流寓者皆死焉。論者謂厚之免，好生之報也。然宣德初詔榮昌伯智有云：「利賊包藏禍心，已非一日。始若易取，誤信人言。惟事招撫，迄今八年，終不聽命。忠臣罹害，良民被毒，其誰之過！智等其急進兵，務協和成功。來春不捷論罪。」則宣宗之決意滅賊可知矣。後惑於二楊之說，棄地與寇。竟不思仕於其地者，亦當有處之也。使當時計慮深長，或命張輔再以重兵臨其疆上。相機而動，可取則進剿，不可取則許赦。仍詔其將交命官無大無小，盡送還朝，方有其罪。則賊既喜得封，必肯從令。而我華冠裳豈遂淪沒於炎瘴也耶！

羅汝敬等至交州，黎利已先弒，詐言遇疾卒。設女樂宴飲。汝敬怒，盡碎其器，叱曰：「國嗣亡而用吉禮，何也？」四年二月，汝敬等還。利遣人貢方物。三月，遣通政徐琦、永達、行人張聰敕諭利。三月，琦等還，利遣人貢金銀器皿方物。並上國人奏，言陳氏孫已卒，子孫並絕。利撫綏有方，得民心，乞令管攝，永為藩臣，奉職貢。六年五月，利上表謝罪，獻代身金人。六月，遣行在禮部侍郎章敞、通政徐琦詔利權署安南國事。七年二月，敞等還。利遣人貢謝。八年，又貢。

劉執齋《贈安南貢使詩》曰：「萬國提封總帝家，安南誰道隔天涯。金匱亟舊錫周王履，玉節頻浮漢客槎。山盡鯨波和雨露，星回鼉極記年華。諸射翁使承優渥，驛路馳驅莫憚賒。」

利在國僭號稱制，仍偽建東西二都（嘗寇陷雲南所轄寧遠州，亦並屬焉）。分其國為十三道。乃置百官，設學校。每道設承政司、憲察司、總兵使司。仿中國十三都布按三司也。曰山南；曰京北；曰山西；曰海洋；曰安邦；曰大原；曰明光；曰諒化；曰清華；曰義安；曰順化；曰廣南；欲示其土地之遼闊。每司實不及中國一大郡。學校之士皆名為生徒，循元制，以經義詩賦取士。詩用七言律。

黎利尋死。九年，廣西總兵山雲言利死。長子狂妄，次子幼弱。奸臣黎問、黎察構相仇殺，夷民驚懼。諒山土官阮世寧、七源土官阮公廷率眾避難來歸，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下凍州。上敕雲曰：「利本起微賤，因奏立，從人望。朕志在息民，遂詔罷兵，徐議立。利遽奏死。之死，利所為也。朝廷即欲問罪，不忍毒民，令權署國事。多行不義，為天所殛。爾戒飭邊兵，嚴謹守備勿忽。世寧、公廷可善撫之。」

按自是之後，中國人多潛入交南。至有受偽御史者，教之窺伺雲南，遂誘我遁逃，覘我虛實。鎮南關外類多華人，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。蓋阮世寧等可來，則我華人亦可去。此逃人之不可留，以自開其釁如此也。

交遣人以國喪告。乃命行人郭濟、朱弼往祭利（利僭號，改元順天。竊位六年，死，偽呼太祖）。利子龍，偽名麟。請封，仍命權安南國王事。景泰庚午，命行人邊永頒詔安南。其君臣至館迎謁，欲拜階上。永正色責之曰：「安南名禮義之邦，今何如此傲慢！」眾瞿然起，拜階下（永，河間任丘人，天順乙丑進士）。

正統七年，詔封黎麟真為安南國王，賜塗金銀印。命禮部侍郎章敞、行人侯往行禮，至其境，關門低且隘，先驅者謂當偃度。叱之曰：「此中國豕狗竇也，於土人出入則宜。今天命下臨，豈可由此度！」迓者驚懼，為徹關，乃度。交人承命，禮不敢肆。歸，贖儀毫髮無受。交人益賢之（，山西澤州人。永樂癸卯鄉試第一，登進士）。

黎麟死（自是皆有二名。的名以事神祇，偽名以事中國。蓋其酋習於欺誕，自宋陳威冕偽名光已然，不獨今也。龍僭號九年，改元者二：紹平、大寶，偽呼太宗）。子基隆，偽名，紹封。

天順元年，奏乞賜袞冕，如朝鮮國王例。不許。

三年，庶兄宜民弒之，自立。國人誅之。（基隆僭號十七年，改元者二：大利，延寧。偽諱仁宗。宜民偽名琮，封諒山王。僭號僅九閱月誅，改元天典，降稱厲德侯。）基隆弟思誠，偽名灝。紹封。

弘治元年，翰林侍講劉戡（江西安福人。進士及第）持即位詔往諭思誠，時方加兵占城、緬甸，思誠頗桀驁。戡承命，即從兩僕道南寧，疾抵其境。交人皆驚。凡途候館謁，視昔倍恭。至之日，頒詔。明日，宴畢遂行，餽遺豐腆，一無所顧。遣陪臣道國王意，追送於途。期必致之。戡復以書，並寫初入關詩示之，始去。後交人表謝，有「廷臣清白」之語，及為建卻金亭於思明道中。後復遣行人董振頒詔其國。

李東陽送辰辰詩曰：「紫泥新詔出彤宮，帝遣南乘使者驄。四面樓船通海氣，九霄旌節下天風。仙萬葉占堯歷，化日重暉仰

舜瞳。聞道奉揚恩澤遍，遠人無地不呼嵩。」

十年，思誠死（思誠，龍第四子也。僭號三十八年。改元者二：光順、洪德，偽呼聖宗）。子年曾，偽名暉。紹封。其臣黎彥俊克貢使，欲由龍州入南寧憑祥。知州李廣寧以國初設鎮南關，在其境，爭之，聞於朝。詔如舊。

十七年，年曾死（僭號七年，改元景統。偽呼憲宗）。長子[A16T]立（改元泰真）。僭號未及紀年而死（偽呼肅宗）。弟叟，名誼。詔封。寵任母黨阮種兄弟。恣行威虐，屠戮宗親，宏殺祖母，國人詛怨。種奪主權擅命，漸不可制。

成化十二年，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，巡撫雲南。先是雲南鎮守中官錢能估勢貪縱，遣其麾下指揮郭英，取捷徑往安南求賂。凡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廣西，未有由雲南者。於是安南君臣駭愕。久之，欲因間啟途，遣一酋以兵尾其後。將近邊，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，因晚歸，邊吏戒嚴，安南兵始去。事既傳聞籍籍，謂英勾引外夷窺邊。朝議命恕往巡撫其地。恕至，即令按察司捕英治之。英懼，赴井死。沒其寶石於官，械其黨至京師誅之。恕上言：「昔交鎮守非人，致一方陷沒。騰衝啟釁，致麓賊叛逆。今日之事殆又甚焉。」且勸上不寶異物，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。在雲南凡閱月，疏二十上，直聲動天下。

十六年，議徵安南，既而罷之。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。占城遣使人奏請討之。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。職方郎中陸容上言：「安南臣服中國已久，今事大之禮不虧，叛逆之形未見，一旦以兵加之，恐遺禍不細。」直意猶未已，傳（時中官汪直專寵用事）上旨索永樂中調軍數。時劉大夏亦在職方，故匿具籍。徐以利害告尚書餘子俊，力言沮之。事乃寢。

陳氏建曰：「程篁墩紀陸職方事，稱其沮徵安南之事尤偉。夫汪直是時東籌怨於女直，北挑釁於鞏，二方已兵連禍結，殃民辱國矣，交南之役使直復得逞其志，天下安危未可知。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。豈非祖宗之靈，社稷之福，斯世斯民之大幸與。」

弘治八年，安南侵佔城。占城國王遣使人奏，請命官往問其罪。上欲從之。大學士徐溥等上言：「《春秋》王者不治夷狄。安南雖奉正朔，修職貢，然恃險負固，積歲已多。今若遣官往至其國，海島茫茫，徒掉寸舌。小必掩過飾非，大或執迷抗命。若置而不問，損威已多；若問罪興師，貽患尤大。宜勿聽。」乃止。既而中官傳旨命上乃止。武宗即位，詔遣修撰倫文敘頒正朔於交。

按文敘，弘治己未狀元也。是歲主試學士李東陽、程敏政發策，以劉靜修《退齋紀》為問，人罕知者。江陰徐經與南畿解元唐寅舉答無遺，矜誇喜躍，輿議沸騰。禮科給事中華昶劾之。敏政自言夙構試目，疑為家人竊竇，凡知策問者俱黜落。揭曉後同考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可疑六事。詔獄廷鞠，經稱嘗以雙綺餽敏政。出入門下，夙構試目實從家人得之，故與寅陳說。獄成，敏政奪職；經、寅俱為民。昶與廷玉皆外謫。而文敘首擢焉。李東陽《贈倫文敘詩》曰：「藩邦地重極炎洲，詔使名高出狀頭。一代風雲龍虎會，百年郊藪鳳麟游。殊方盡處聞天語，舊屋歸時記海籌。彩得民風兼國俗，玉堂青史待刪修。」

種暹誼自殺（僭號四年，改元端慶。降稱厲愍王。種偽尊為威穆帝）。立阮伯勝（種弟也）。國臣黎廣等討誅之。立思誠孫瑩，偽名周。

六年，遣編修湛若水往封之（思誠第五子鑣，偽名瑠。生子瑩誼，被弑，無子。國人立瑩，改元洪順。偽尊其父鑣為德宗）。

十年，瑩遣阮仲達入貢。

東陽贈若水詩曰：「聖朝荒服盡冠纓，嶺外安南舊有名。文字不隨言語別，道途長共海波平。一家兩被周封命，六載三回漢使旌。天上玉堂非遠別，故鄉重上尉倚門情。」

瑩既立，恣行不道。十一年，社堂燒香官陳與子炳、升作亂，弑瑩（僭號八年，降稱靈隱王。後偽呼襄翼帝）。自立僭號（仍稱大虞，改元天應）。詭為陳氏之後。都力士莫登庸叛降，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弘裕起兵攻之。敗走，獲其子及其黨陳遂等誅之。與升奔諒山，據長慶、大原、清都三府。登庸與大臣共立瑩子椅，偽名惠。謀請封，因國亂不果行。椅以登庸有興復功，偽封武川伯，總水步諸營。登庸既掌兵柄，乃潛蓄異志。十三年，黎氏臣鄭綏以椅擁虛位，登庸不臣，乃立黎氏族子西榜。攻其都城。椅出奔，登庸率兵攻綏。綏敗走，登庸捕西榜，殺之。椅歸國，登庸自為大傅仁國公。十六年，登庸率兵攻陳。敗走，死。登庸乃納椅母為妻。